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頃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天啟六年三月二十日准

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天啟五年據前哨中軍楊祖學

千總王國仁招首楊承高等回稱探得止有千山八會寨

許多韃馬齊備達賊各屯並不見達子走動等情職等急

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走至二更時分官兵

齊到八會寨圍住達賊即風抵敵官兵奮勇喊砲燒房砍

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疑各屯有賊救應、不
敢斬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奔回堡寨裡歇息、公同
各營將領細查在陣活擒真夷除首級遺弃不開外、叅將
易承惠等下官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真夷二十九名、嗚
喻咱等夷奴一口、真的查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
弓箭鍋刀鞍鞊等、罷隨分散各營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
陣遺弃鐵盔十四頂、鐵甲二十一領、跑死官馬三十八匹、
清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當賞花紅銀兩、其陣亡
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着傷兵丁朴友化等十九名、俱
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口、各

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擒獲活夷候解到之日驗

審　所解等因到職該職看得奴酋蟄伏數載海外自信

牽制之能

朝中亦推牽制之力　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

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搶進

遥內地者直二十有日略無顧瞻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

擺演瀋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牽制者然茲續塘報尚

敘去年十月閒事其於大衆入犯越兩月餘槩乎未聞真

風馬牛不相及猶且日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

耶猶且曰先機而獲八合寨之捷撓挫其西南之鋒者耶

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撁制奴酋爲職者也果能撁制使奴不敢西來即不屑屑然於零星擒斬呈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撁制使奴無所顧忌而西縱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 封疆之大事哉伏乞
皇上責成文龍當茲奴氛孔熾虓虓西覷之時專於撁制上着精神務圖擊奴之至計則其功莫大焉者矣以後有所獲不係頭目渠魁者
獻未可輕率矧前已有煌煌
明旨在今茲俘解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擬數開稱三十名數目不合併宜 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就彼

奏決非惟重告獻之
大典而且豎若眾之膽遂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齎
今着登萊巡撫斧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
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掎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
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己察
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上諭兵部奴酋屢報造船即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汎地
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掎制你部裡酌量駐札要害
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都察院周應秋參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削奪、
以大受爲違限藐法心
一徇情結黨同門也、
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
特劾
旨逮攀龍官旂發於十八日開讀而攀龍先於十七日夜溺閣池死、按高公生平抗直忠義自命踪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嶺南揭陽典史、
光宗皇帝知其賢遣
詔起光祿丞壬戌至太僕卿甲子陞都御史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象圖由中與應家迴隔優悠以卒歲月詎意纖璫受忠賢意指勞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爲決因拙入黨錮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遺疏一通封固以授其子囑曰事急

方啓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諠鬧大
驅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頃早自有處分耳夜半密
起整衣冠望
闕叩頭自投于園池其子世儒亦密求覓同閽敲舉
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間耳宴且驚啞
先池火爐香未散留詩一律始知身殉池羅矣隨報有
司即視臨初視越三日而色如生脩遺疏云臣雖削籍
曾為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矣謹北向叩首以效屈平之遺
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
皇上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曰臣以書
生不閑軍旅從督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閻鳴泰於主
恢復時論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跨及錦右始終共圖外
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臣自作令蒙

皇上特知諸臣合爲敵用趙率教則閻鳴太與臣作道時
保其出關滿桂爲振輔中軍臣引之同出寧遠今
皇上陞臣爲遼撫而二人俱領元戎臣今駐札寧遠遠在
敵衝爲責頗重又不得不分其責于二人往時止以關門
爲經督撫鎮之信地寧前一帶俱駐防兵馬東則哨探屯
種而巳今
皇上巳
勅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隨地分認
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總兵趙率
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共六營後勁屬

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總兵滿桂
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馬步亦六營前鋒爲之中
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令其司三路哨
探遠出錦右又留以明一軍之耳目二鎮各逐堡修理分
地授田臺隍烽堠地日闢而歸日減漸以復
祖宗之舊明年復幾城又其題分信大抵兩鎮更迭而前
交相爲援如今滿桂在寧遠爲前鋒則趙率敎爲後勁明
年趙率敎東出錦州爲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
虜夷情覘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
州又爲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每封人言謂職

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棋處處堅牢如此作器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共其議剏于樞輔孫承高其行之不果而昨亦無及臣今因之耳然敵勢甚强奴一出輙十餘萬西虜之馴養能必其終處此叅甚難也況臣憂病之身孤煢之迹然不如此不足以守關門而歷强敵守關廣復遼不得分作兩下工夫而戰即在守總在

皇上與廷臣所用之臣敢作聰明哉因勢而利導之耳即關内二道事權參差不便當併二為一與寧前道一司關内一司關外伏乞

勑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領

勅普兩道職掌遵照管事遊將兵馬盔甲器械城堡舟楫、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畧容 臣 與二鎮商確施行、近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戍熊明遇黃龍光鄭漢鄒維璉徐良彥時江西巡撫郭懸坐諸臣擬城且奏復而遊黨朦蔽

聖聰必欲戍遣之以爲快龍光更發邊遠僉妻着伍尤爲慘痛

叙寧前功次兵部上疏本

聖旨是奴負犯順久逋天誅遇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敗逃歸穴恢復有機朕心嘉悅內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撫

明其甄宜行褒叙新舊輔臣絲綸密筭樽俎雄籌集羣策羣力以奏安攘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勳猷克茂特用加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加賜坐蟒一襲次輔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還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宗改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魏廣微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廠臣魏忠賢尚

誠報國矢志籌邊緝獲巨奸潛消釁孽預發伏物火龍大
壯軍威功雖奏於封疆謀實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
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器劉應坤勤勞可尚加恩
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一人　與做錦衣
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
命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

紵絲三表裡給與應得誥命巡關御史洪如鍾即陞京堂用滿桂趙率教各陞右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十五兩何可綱陞都司僉書賞銀廿兩彭簪古鄧茂蕭林陞陳兆蘭各授遊擊各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竇承功授遊擊靳國臣鎮守王成曹奈誠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武張弘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模轉員外郎仍加俸一級金啓倧贈三級襲陞三級仍優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總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十員各照本職賜一級襲陞一級

各給優恤銀十兩常明德給優恤銀十兩王家翰賞銀十
二兩孫紹祖等二百八十一員及撫夾大小文武職官各
賞銀六兩劉延郊呂應蛟李永培張邦才准復原官王瓛
咻給副總兵廩給埒其徒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
來
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
倉卒勢甚危迫臣等不勝駭異力為解散已經合詞

上聞請
旨無庸復贅續據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孝呈據蘇州府知府寇慎申據吳縣知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有本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札本衙門至十七日奉牌擇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闔郡人民執香號呼喧闐堦下正開讀間眾呼奔擠聲若轟雷時衆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被盛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

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鬨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聞有旅從人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援因而若輩復又到彼爭鬨隨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即解散等因各具詳到 臣 該 臣 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直逮到之日官旅即行開讀而不慮其意三日淹也比傳開讀臣等遂趨公所見聚觀者如堵即行呵斥而各官以爲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如此適傳鼓相催遂擧除從人上堦行禮不意呼號之聲

如爆雷響應莫可嚮邇執香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
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為捍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來
差官旂輩遂把捉不定驚憤却烝衆益揮號攘臂直入後
堂致蹧蹋踐踏扳援撲跌幾成狼狽决裂矣臣等速調防
禦官兵以次鱗集衆稍奔軼乃烏合之衆求風鶴之驚復
聞河下有旂從需援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閶城外臣等
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拿禁戢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
真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語遍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獲
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日而從從內有李國

民雖愚何敢輙犯不敢此其情益可憐憫矣

枉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事莫大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

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將事之叵測至此

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即就繫當令府縣為促開讀而官旂不應

逗遛需滯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

蘇郡法紀陵夷已非朝夕何嘗有此臣等諄切飭示何曾三令五申

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囂雜諸人擁滿填塞以召急

不能馭卒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

防臨期不能調輯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圖之雖云嘔

心實已貫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
調度防禦之責至臣 德不足以綏民威不足以肅衆抑何
辭於溺職之罪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起
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分外仍次第擒緝倡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
國典以尊
君命臣 等合詞再瀆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 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愚民狂逆至擠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
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還着嚴拿首

只此一事
已絶今古

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
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

開讀紀事云

天啓六年三月、逆璫魏忠賢矯
詔逮故巡撫都御史周起元等七人及故吏部員外郎周
順昌、同惡內臣李實所搆陷也、先是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被逮、順昌聞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結婚姻、奉酒炙、相
持慟哭、是時逆焰灼天、宇內死者聞聲、相顧禁、而公
獨慷慨不休、以此擬忠賢、怨然公詞節凜著、自謂必與
璫含沙之口、蘇郡諸室省、無非而計爲禁大者、李實欲得
忠賢權、遂借織造事羅織公、悉羅上、忠賢遂捏旨分逮
逮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逮順昌、
詔至之日、則三月十五也、故事、
詔使至郡、撫縣官自請其名、時吳邑侯陳公文瑞、公所
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床而慟、公曰、吾固知
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姑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
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illegible]
[illegible]而哭、聲徹衢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所知曰范司

烈丈夫

民心即公道所在

可以學判稿者

千古奇事

卓識

隸屬予數語千古縣君獨懋然長往乎公笑曰無寃死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牓曰此龍尉蓋體爵書者自已許之今日可了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之字大如斗體法遒勁後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而姊號冤聚送者已不下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請犀門士民聚泣衆大中丞毛公恐有攜不協與清撤有司數易置公丹使贊累一日四五邊然逵迹鬬屍相雜至僉多至數十人皆言吏部清忠究竟何罪而朝廷逮之如此人不解司馬相公為黨人者或悼惜若怒或憫惜若悲或哭若笑若無聞或皆皆者夢驚而無度自明相守至昏夜猶不散且則復來自十五日至十八者眷過閽皇上也開讀之日來中十萬道路無慮數萬相聚謀曰吾儕小人無辭上達天子當投衷兩臺熟共疏救或曰此皆東黨陷害忠良雖撫按可奈何吾輩一死耳無足惜者語氣激烈有識者慮其生變稍加慰曰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為吏部門戶計不如乞命爲得於是百姓皆執香迎頌日於縣署護聲震天揮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月午千西察院時撫按未至人情洶洶大地騰沸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

[illegible]

陳辭懇切

白露本情

一語詰究

外。私憂曰人心懲矣。惜以
天子詔不敢發耳。撫按至享未可知。代壹代為請命。差
是聚百姓無點桑梓憂。諸生皆喏。頃之撫毛公一鷺延
按徐公吉至。百姓乾昚代迸乎號之聲。如奔雷瀉川。高
韓不從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楊廷樞、殷獻臣、
王景皋、袁徵、朱覲、沙舜臣、王一經等。乃逕兩臺於門。痛
哭而陳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與[illegible]。一旦以觸忤璫
璫逮下詔獄。姑怨痛萬心[illegible]心。國之本也。賢
士大夫。民之望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失民心
喪敗故也。況賢如吾等不孫[illegible]而出於刑。臣尤人
心憤懣不平之極者。今東廠亦云。此願百身以贖。明公
為
天子重臣。何以慰濯濯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
皆慟哭。毛公恐。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所拊文之
炳等妄尊大。不察民情。持檄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遣
吉逮官。適容鼠輩羅嚷。百姓顏佩韋等聞之。還問曰。爾
言東廠逮官。則此吉出。吉出魏臨耶。諸旂尉虎面豹聲曰。速劊
若否。吉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
輩謂
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斃。百姓從者千計。而

袁廣尚知蔚叙忠良

死有分焉

此紀叩可以傳我也

覆水不收之勢成矣。時變起倉卒，諸生皆驚避，毛公蓋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撤讀。至夜分，百姓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武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是日城中正洪而歸。衣逮黃尊素者，從吳入浙，河舟胥江，閭知也，登岸揚浮，陵轢市民。一人闖得呼曰：是何得獨發。一指而擎者云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贓重，悉投之於河。諸旂僅以身免。諸加賊中有絲毀哈而逃。先是，忌賢提旨逮故御史周宗建，旂尉猶行郭累芬去袁勞，縣吏供張請不具，衛兇髮炙膚，差辱二千有官，去吞聲不敢衙。觀龍等前後一獄，及遺變兇真藉背辰當大所來毆誅。我遂二日，民情稍定。人謂吏部曰：公不幸遇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劉令日變因公起，恐後自有吏部嘆曰：以我一人貽禍桑梓，且爪不與我賞，不知自裁，然顯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介決是部必死。死則新高皇帝速死亢兇，以清君側之惡。公等稽目為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閒行，尺無知者，友人未耐文陰隨之，晝伏宵行，潛達都下，冀得一當，以脫公於虎口。志弗遂，毀變抱憤以卒。公既就獄，乃下地震，死者以千數，神樂觀災，天譴屢告

長山吾至今猶在

五人自當樹祠

[illegible]病年三[illegible]天[illegible]逆亂[illegible]之[illegible]落得從一逆當[illegible]不及[illegible]義[illegible]耳

而逆黨怙惡如故。必欲盡戮忠正之士。顧昌毋當訊鞫隸大呼

聖祖

列宗。遺大罵忠賢誤國逆賊許顯純等。因加酷刑虐炙

錯盡。不勝楚毒而絕。喪至之日。遠近聞者莫不流涕。大

聲援星飛石三日夜乃休。皆顯[illegible]崇。馬傑、楊念如、沈揚

周文元等五人。將就刑。罵之大哭曰。吾輩旦夕且死。無

所憾。惟願作楊公左右耳。臨刑顏佩韋詠歎慷慨

從容。視者皆嗚咽不禁。自大中丞而下。司府莫不反袂

掩泣也。然毛公怒猶不解。復遣提學使者黜諸生王節

等五人。幾成大獄云。越明年

熹宗鼎成

今上即位。神武天縱。元兇魏忠賢暨其黨及虎彪許顯

純等先後伏法誅。惟文[illegible][illegible]得末減論戍

上復從廷臣請。錄死事諸臣。贈公太常寺正卿。廕一子。

諭建祠賜額。備極優渥。吁嗟乎。一年之間。忠臣義

士。既因而蠱。天時人事。既蠱而康。非

大聖人雷霆秉乾。孰能幾於此哉。近江都人士傳言。既

文煥家白日見吏部冠服坐堂中。旁有五人。皆武裝侍

左右。煥家大怖。叩首謝罪。終不去。或言公正人。豈作厲

然余讀史記見灌將軍事則究仇報復自古已然灌將軍忠孝著西漢而文煥罪愆甚於武安又安知其不再見於今日也

此紀為吾友王貞明手述蓋貞明與吾師劉漸于為周公莫逆雖當忠難不廢周旋故所親記最為詳確使百世而後想見吳中臣忠知義士謹民直之概云

蔣璜曰逆奄之禍中自楊中丞以下賢士大夫日供刀俎海內人人切齒而黨逆者羅織方亟緹騎四出如吏部之生平吾鄉士民所稔習而家爲尸祝者於是不勝憤痛之極走死甘如鶩矣一舉而逆奄氣奪豪猾閒遑者惴惴惴措不敢出緹騎之遣遂中止則吾鄉士民亦也不寧惟是當熹宗大漸即閣逆奄聚徒謀不軌其黨某某者勸進曰不禪位是死路崔賊顧首屈曰不見吳民江南之變乎須半年掃除可矣然則吾鄉士民實有社稷功焉陰消逆謀而不覺也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權落逆璫手莪莪衣冠有稱子稱孫稱臣稱妾妾冀非分而碎首伏節之義僅出於青青子衿闔左黔首當事猶以為扞王章幾成大獄嗟嗟是何心哉設有萬一不幸逆奄僞出一紙僞詔亦將

曰王令也始升交之可乎
雲天子孫然彰彝無滿士氏加額五人亦分矣凡京兵
是界也於海内乃有台吳於台吳乃有北五人若多士
扇哭泣泣數陳岭嵘大府居爲
聖朝以氣候矣人即伏鼓澤有之徐茵徐崇馬滿罢
學府不自紫具肩之搖向吉端之餘榮也

神廟榮嬪李氏薨輟朝

旨照萬曆魏俟嬪例行補葬于張順嬪之墓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蔭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參奏

時北方大雖查消營額軍一萬五五千人歷役營馬盡
谷來此允呈踐視計道查參奏
旨限五月内務要照
數請還不許隱匿

癸巳予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曰主兵喪

天六四月

下李應昇俱撫司嚴究追贓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參堂臣張縉孟削奪追贓

命浙江撫按解黄尊素來京究問

時吳中有開讀之變于是撫按相戒不敢復爾故有令原撫按提解之旨

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白春

逆黨亦誣以門戶故也

兵科薛國觀上言　且於本月二十二日在科辦事接得偏沅巡閔夢得黔省阽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瑊咨言三月初三日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日總理曾欽親督兵敵賊四營至二更賊勢甚衆漸逼營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五鼓營兵盡散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死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哈孫官堡燒刼漸逼城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駭嘆日近報督貲被殺竊慶西南事可漸次盪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大都黔省遠在天末人視爲非門庭之寇不甚懇切而姑緩之　廟堂上責成供應之意少邊塞開脫卸推諉之習多謂餉不果腹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繇無餉之致然甚有難以盡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爲時幾何

豈無餉枵腹能捱之于數月者而不捱之待旦乎其盡散之也故賊勢甚衆漸迫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今雖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咎卸罪之地將服誰乎十六日塘兵偵報賊將麻姑孫官等堡燒刼漸逼城下距今已凡四十日安危成敗尚不可知卽偏沅撫臣閔言移駐偏橋俾率見兵數百遥張聲勢虛而有裨實用乎招集調募使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緩而有濟急事乎此畫餅充饑臨渴掘井徒爲安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故　簡命王瑊聞亦夙負簿名受事以來不知作何調度作何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輒愁弄將賊衆一

臨魚驚鳥散遺孤將已云亡平日之威令安在節制安在運籌決勝又安在城亦何為于師中而又何辭於　皇上哉傳宗龍識諳苗情選擇而使無介勞勛久而倦勤生任事之心與厭息之心交横于將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成則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遂上之陷今者寧城之全賞罰之無少貸錯可念也若舒欽今日之死僅足贖前日之逃置之不論可耳伏乞　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合謀分應以逖賊鋒毋推諉毋拘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玩忽之精神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當望之而卻走黔無

慈而楚蜀滇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至兵馬之從一面速撤黔中整棚現在相機戰守一面速檄督臣朱燮元於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然而師行糧從一切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撥索事平銷算若偏沅撫臣閔地居輔車脣齒之勢宜作披髮纓冠之急當傾心設法竭蹷籌應併第目移駐偏橋率兵數百調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而爲此不急之語以塞責也從來兵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賊乘我我有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亨邊各項盡行那借俱如所 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亂何徵轉關在微發盛危明發於一得一日寬猛應酌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猛交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察斷不盡法雖大柄獨持而銜轡時委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惟務涵育諸人辜

恩罔

上仰干

天誅

皇上何心暫過羣奸自底不類抑陽和之後非霜不肅寧止人情時乃天道今法紀聿新人心震聳自今以往惟當綜核名實以警惰偷分別黑白以定趨向崇獎廉靖以絀貪兢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顯示灑濯以與更始果能滌除胃腎一意秉公不追既往與復風聲屏居自引亦不深咎無為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干文罔

皇上舜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陰曀暖日和風乃可昭示黎庶尚見上天有食肖雷霆者乎 一日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長伴總庶政幾經

膚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勅所司各修訓典掃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

成憲魏相中興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曰無愆忘苟

未當

聖心不妨駁議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當備陳往

例以聽

上裁即以 臣 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輦轂奸宄蹲踏火烈而後難犯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

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當闕實其罪耳使奸必麗
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正犯與裸犯異一決
也而不時與秋後異其輕重緩急稍爽其則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又有冒支官糧者
命戮之比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聲出為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
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偽微曖一時神明獨斷

未必悉中情實故宜俾所司不以臆决亦虞舜臨下以簡
無為而治之道也 一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原屬曠典
至尊臨御萬國觀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恊力在事諸臣竭蹶恐後費省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來萬方之玉帛奠億載之
丕基獻俘蔵以張武功舞干羽以顯文德太平盛事有光
列祖
二殿次第修舉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
國家之利藪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司農

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絀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
令主者會計每
真落經濟
殿工料幾何經費領於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織作之需
陶匏絲枲之屬燕享犒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羨者俱改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裒而息之度可當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
既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
爲焚林而田見影而捉翹核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
人爾匱之形使彼夷奸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
亦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數者

或憂時而出嘔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宜言恐害於身而臣以爲不然臣家世受

國恩臣兄漼忠猷未竟臣芹曝微忱固杞人憂天過慮貽嫠婦恤緯深心今所縷縷關

國大計苟有裨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

國寧吐之而害于身與其巳事而爲無益之咨嗟寧未事而抒不必然之籌畫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與其退而有後言也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儻蒙

采擇施行萬分一有補臣忠巳効退就隴畝死無所恨矣

璫橫起於甲子秋冬間初時好惡未彰公疏一單疏糾者十百及大權獨攬生殺在手中外緘口無敢一字與璫異指者司寇公以乙丑臘月赴京兆任至孟夏蓋四閱月矣自閣部至言官庶僚無敢言及璫字一字者惟當意指是徇閹刑曹諸讞牘如汪心淵無証追贓數萬李承恩以僭用應擬徒誣坐盜殺其宅悉皆不附律輕重任璫意心中既大不平璫復杖殺一御史以立威逮繫七賢以快忿寮吏罔顧名亦在逮中吳中大譁舉朝無敢駁正一語自思身為刑官坐視忠良駢首法律外錄良何以下咽夜何以安寢遂是夜草疏達旦而成璫專以非刑箝人口故首言究刑璫專以中旨行亂政疏大言守成法無聽決璫專以大工蠱寵表非理苛索充費故末言宜緩工無見影而捉焚林而倒二事皆當所最忌客多相阻正謂此時正當威怒難攖其鋒捋虎頭公不克究只身老了一切不顧歸骨之難元心如此勸是忠其如心不能干疏一月不上日日念念似無以支朝久不職計一身生死竟以四月廿二上此疏璫一見怒甚與其同黨言欲宅說都是我得逞不是了意欲重處而閣中原票旨甚溫又使人在外庭偵探此疏一出朝紳士咸欽聲

載道復集其心腹商議不如且以淡青打發另尋事端處他舊規疏該第三日下又遲二日至廿六日方批該衙門知道惹與其服心計議未定也月使廠役踪跡其參門無從容無可援拾設借草烨斗事入廠疏中以同府人可借以為題然亦不能一字巧峻直于辯疏上時第二日門內批削籍為民引紅牌轉換字面欲中以危法恐公論大不平從輕止削籍又令廠役隨路踪跡纖悉必報不死幸耶在途兩月家中皆傳已逮就知如卑存遠諸公為之稍神為之問卜都里細民皆為扼腕後聞抵吳門挐舟相迓者翕路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時道府縣學俱勘得潘氏係東廂下里潘者室女有四省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聘爲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仕身故氏生子敎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二歲仕先有嗣子包藏禍心謀办敎復并偪嫁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從密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繈俱在紹亂值族兇擾掠連巨室飛禍搆之其家幾破氏號天訴衙滿道哀求事雖蒙什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三年按氏生而不辰嫁即多難甫叶微嗣之夢遽成黑竹之悲引刀而志靡他涂佗而鞠凶歲及遭孽嗣之禍飲水茹蘗卒致傷子以成名抱喪子之哀扶一老得幼孫撫遺孫而繫衛一身兩世百折之憂虞萬死一生禱綏身之完節蓋棺論定優表宜先又勘得沈氏係本縣清泉民沈尚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歸已故舉人吳敎復時十八歲崇十一年敎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於

時新喪孝廉家郄叢起豪横跆籍幾欲取卵覆巢正前所云潘氏號天梟倚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嗚咽亦時破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煢煢在疚不遑寧處從事得解即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庠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

按氏性稟堅貞身嬰荼苦志同鼓日操若嚴霜節茹櫱難植垂絕之宗枝翊子象賢振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啼鵑血淚鐵石爲摧六十年病鶴羸姿伶彷比勁旌倒已過齒開允宜

旌表上海耆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必躬親手進父見父顏色和悅則喜或有他事稍有不怡若黯然則退而展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四凡若此者月近官以致遠宦自迎宦以至歸家歷二十年宅如一日迨爲翼病秉介篤瑞療治以至延醫買卜等項罔至廢寢荼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爲之裂父病篤時目不交

睫衣不解帶晝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排闥號前抱持之然刀頁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慟即絕家人以水漿灌只踰宿而甦是時臥病床蓆不及躬撫父柩乃以臥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假令人扶其于牀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哀之自父歿甫及旬月竟柴毀骨立以疚本縣加縣裴山頂廉得其實以申諸府府以申諸道一時撫按諸臣各有獎勵扁額克膺詠歌銘帙其事昭昭在人耳目也大抵秉介之孝不爲好異立名惟是日用之間其情眞性懇到體認爲人所不可及至於一死而後如孫秉達外之孝幾近不多見矣

繆昌期卒于獄

按昌期博學宏才望如山斗當漣令常熟時氣味相投稱道義石交後同朝權奸倍昔昌期直氣凜然常對人詆忠賢之驕橫不倫忠賢因銜之熾旨斥奪削籍編氓既而坐與漣善爲之點竄疏稿即紐爲邪黨逮繫部獄許顯純嚴刑痛拷十指拶折遂比誣贓斃于獄天下聞之靡不痛悼

門戶之網甚密、徇私之題甚濶、以此加人、誰能自免

應天巡撫毛一鷺劾奏、奉

聖旨、毛士龍發邊遠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尸

供甚確、依律充徙、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爲民、追奪誥命、

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惟一、直糾小臣許志吉奏

奉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參孫塲削奪革去恩廕、

指喬爲門戶故也、應甲從此滋議矣

王恭廠火、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

聲如、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若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 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見馬出衙門首、見婦女稚兒裸泣於衙、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冲擊、顛踣死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衆房傾倒、羣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 等急策燹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噍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頹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

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下懷不勝悚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

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震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廠內戒嚴星

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突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

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餘

贖招愆、脉廂餅累藉自修省甘責外、伏乞

聖明

嚴勅內外巡儆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廟算倘祈

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乘身男子只二鬪之戶稱身係廠中木札火藥人役但見颰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廠藥鋪號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只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單罷如故神剪火木塵封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災禾麥皆枯百姓

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號屋宇動搖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屬傾頹震壓多命朕以渺躬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怵惕危懼念上驚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卽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竭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卽傳示禮部都着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莫冊

天變爾得視爲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甚

天省惕至意特諭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着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黃草素解到下鎮撫獄

聖諭兵部、朕覽工部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一槩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昔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事宜已諭內閣傳示禮部訖、念遼黔疆土未靖大工錢糧不敷正國家財力兩竭之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屋一節爾工部職掌所關速宜修理況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暴露但工

程頗費似非旬日可竣卽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茲查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用監外西新廠房三所共計二百餘間其中甚爲寬濶卽便改爲安民廠爾兵部卽傳京營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名速往王恭廠搬運神器錢糧等件速赴安民廠貯收事畢之日就以王恭廠土樣仍將低窪之處填墊平實其木植瓦石料各安集原處聽從別用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節力至意特諭

計查明坊一萬九百三十間

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

尚師報命安集之捷

毛鎮塘報，言官兵乘奴賊斂民北上，欲進西寇，故奮勇殺入，攻剋舍安堡，救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兵夷三十六名，千首挾賞，

延綏塘報，言虜酋丁兒哥，同伊母赤吉奴子，三月二十八日，率衆執舊帖文，索賞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酋脅衆逞勢甚猖獗，任我索賞接濟，稍饒挑盡，重以京民兩運不繼，軍餉欠至十六個月，虜方褻甲，內必覷中情形萬分可虞。

京師祈雨。

春夏以來，風霾亢旱，雨澤未澍，故命十九日虔祈爲始，

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爲準，柳河敗衄，覺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清查，一槩混派，

本兵職掌何在，着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班軍出關糧餉，即于預備應支銀內，發山海餉司給散，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洊臻，必朝有秕政，位有憸人，顛倒悖謬，然后逆天癉怒，而譴告隨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清鳳儀，固已慶太平

天子邇年以來，厤遜元兇，登庸衆正，朝講不輟，刑政具修，直與堯舜同符，陋漢唐不數，謂宜協氣上烝，清寧成象矣，乃天心眷愛，猶若有惓惓而未已者，如近日

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横枕藉傷者呻吟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藥之力也目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 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

皇上減膳撤懸諸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憤忿逞臆斷洗

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抒敵愾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餉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砥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同天之子也。一言善、即為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風甘雨。響答景從、感召最速。今方祖述堯舜、寧有缺事。而一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繫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累囚半歸詔獄、追贓即已畢命。雖其人自不冤、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恒乎。甚至秋后與不時竝律、褻首與絞斬同慘、痛快之事、毋足干和。請自

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自嗔自作之孽、比附者幸徼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誅、除減免之一緣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搜無可搜、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内之物力、并於軍前之輓輸寢其屑瑣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候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

乞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
或以疑而成溷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
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振刷已極苦心
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恭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 先帝故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並 勅內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

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災沴頓消休嘉立應而又何外患之
足慮哉。

薊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參差之情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群情欠調
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
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
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謹天戒

啓事李國䅧王應熊充副總裁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塟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

此係
勅建興宗千官習儀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先是逆奴掩襲粆花部落殺其各王貴人掠其牛馬時虜衆遼難歸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夾雜奸人呼粆花領賞台剌麻舉其歸來夷口一一質問俱稱來漢之言俱是粆花部落隨行寧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漢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善為撫慰候事定仍歸虜營以示撫忠之意則虜必畏感懷德

貴州巡撫王瑊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繫安危、機涉秘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慮郵筒疏漏也。一便也。利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後議。不慮道理隔絶也。二便也。或檄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應也。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制無權也。四便也。在楚藩不患附　黔。又復倚蜀。可免躊躇而成兩悞。五便也。在督臣不慮難分用徑可專用。不致空拳而稽大舉。六便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膽。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已沁入而感賊心。八便也。練達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

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以處奢寅卽可以處邦
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處奢寅未可以處邦彥督
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寅已處蜀局已結督臣不必仍居
蜀也今邦彥未滅黠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纂修成
皇祖實錄副本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
止共一百三十一冊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紀述深
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即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博訪周詳務要矢公矢慎、即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屢旨、上緊催修、俾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羹墻若見之思、其加恩示酬、統需后命、該部知道、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慨自奢欽蹉跌、賊氣頓張、助逆仲苗、蟻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日而十餘至、僉謂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瑊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一面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攻河沙壩之羅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

之役夷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筭，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蓋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

僭濫已極何討之者猶未已也

六月

仍降祭謝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敍魏釗等祖先祭

葬誥命得

命古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

壓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斃逝喪禮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祔葬墓側

御史楊方盛以黔蠻阻隔無聞滇省孤懸可慮特陳摔

一議大有
進于蜀

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另開坐路。咨訪人才。實加鼓舞。吏部覆議通路事屬兵部所司、而擇官一節、銓司于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不肯少假。外共在外撫按。亦勿狥情而速亟保留、以墮用人之肘。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開。而滇事有濟矣。

戶部奏

聖諭王恭廠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䘏宜優、擬請六千金似未足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戶科官一員照依查明被災人戶數目酌量加撫、逐一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

時南直陳溝新河成

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　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則資淮黃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盆、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顧洪、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篙纜中斷。前船橫下、后

[illegible]此
[illegible]可無疲
[illegible]

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瑶湖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中詳稱原議靈璧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五千六百七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

遷縣庸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

較原議尚少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后令魏三跨募夫三

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調邳雎徭夫四百名協力併作

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

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鏟

鏟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堤之殘頽者

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

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堤長二百

八丈又兩頭堋塌堤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堤一百

八十丈王能莊芬后雙河尾築堤長一百丈帮築殘堤

一勞永逸安可以奠民懽而樂從事也

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丈佑丈尺于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剝撥之費可省漂蕩礁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爲之阻而各船啣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无復耽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即令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院西巡非日躬親查閱繳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澇可勿慮矣

督師王之臣上言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奉
聖旨遼左從來壞事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師經撫同任封疆功罪一體果能捐去形迹和衷集事寬慰朕心便是忠誠體國之臣滅賊復遼端不外此卿身膺督師手握賜劍將吏進退戰守機宜自當指授一切公事須商議妥當使號令歸一將士知所適從該奏的照例會奏滿桂驍勇著聞朕所素鑒因撫鎮參商同城未便故暫准回府既稱將材難得山海需人應何委任着兵部酌議來說

己酉兵部覆奏言督師議以滿鎮移駐調遣撫臣議請復之大鎮總之都要達用人與地相安請

初下首旦移曾擬但將語柱用何此方作何調述蓋化成以底長前議遺一遣者會泰即此便果和長即北從足忠議矣時衣擬任無滿與不和以未知信王管從題甫史調敘其冀微有不平互相事所凡新表叔自云一玩可謂少于間遊者矣

逮來歷據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遁蒲贊畫孫元化同部

元化以所領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

上嘉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

虎龍第迫迎福意証賊榜此胥所戊聞血滅丙飛言孫萬指師日不聞食已之營馬恩定不絕口天日忽之無已時有對承者闕中鶴詔出氏共中吞將楊實一時陳至我代共冤壁集其出坐高言已殺臨刑非爲從從父膽死其短官所以屍漆不果而領收時於肉已嗚無寸藤收骸而且啟滿止見頭顧請從無罪

凜冽尚自逼人，先生烈矣。吾輩能無痛乎。

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日也

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愷悌，兩地絃歌，和平清潔。三臺上薦，繡衣內召，借危無疏，垂淚禁垣，挑奸擿逆，前臺屬節，自簡嚴霜，廷方劾奸，接是持平素志，劾巢而羅織全建講陀之嫌，危言觸奸，以致奪職，追論章之　[illegible]，準擬歸田，緒輯素業，何知驅盡射人究詢闖緹騎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兩邑士民，扶恩泣訴當路，與以代完贓鍰，為惡璫拒，成心頗指臨司急令酷加敲扑，孤寃已白，翁以病骨那堪箠楚，諒脫盡破家，嚴刑乃殞命矣。侍御故閩閩家子也，慨然有大志，少即以文名，而賦性謙冲，對人如不勝衣，一當大義所在，藐夫不回，是以宗黨族里，無不敬之愛之，依之賴之，及聞變相與為位而哭之，嗟乎，公之死，僅與逆党之敗隔歲時耳，而公之名與欽程之名，孰芳孰臭，冷熱頓逆之辨，惡輩何不能自擇至此也。

文書房謄出黑告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　三朝要典聖覽畢公同內外

官員送皇史宬收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即今聖母后也

閏六月

御史陳朝輔再糾輔臣

聖旨這本說輔臣馮銓事跡多端即着回籍閑住以候公

論之自定程夢庚奸惡甚于汪文言已經該廠拿問不

得輕縱該部知道戶禮二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朕紹

統　祖宗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踐祚以來惟　上帝

眷祐是賴下民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其災頻仍亢旱彌

甚茲者伏遭霪雨晝夜連綿震雷若傾滂沱如注朕克謹

天戒恐懼靡寧已于宮中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即

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

虛文塞責又念京師水價騰湧小民糊口艱難今夜房屋

坍塌人口損傷朕甚憫焉即着五城御史上緊行查具奏

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征外再免征二個

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放，不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隕陞隆之治，惟君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大臣，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共朕欽若昊天者，各宜仰體朕懷，恪共乃職，捐玩愒之故習，矢勤奮之新誡，一念不公，儼肺肝之畢見，一事不實，凜斧鉞之難逃，務使積誠動天，轉災為福，兩儀交奠，百穀豐登，粒食罔艱，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惕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

黃尊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按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矜名節，閹黨人不敢犯，勢家懾服，遂入烏臺，侃直敢言，指斥權奸，立被禍歸

隱東越之豁、賦詩讀書、倘過西湖看山聽水、時向人壁潭、不畏時忌、婞婞及之、罵聲哩罵、偵事者聞之激瑞而併入周起元一案矣、幸縱騎過吳門、怙勢驕橫、豹子譟符多金、一時交鬨、衆與不前、竟逐報而不過式林之虎口窘辱、且省繁費、尋復傳吉看撫按差官押解赴京、而瑞怒猶平、替刑倘憫然不容其獨生、逆璫不旭旋與應林同夜矣、竟僕力不能領埋、卿人憐之、醵金而爲之殮云

欽天監欽奉

聖諭 信王婚禮大禮擇才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二十一日安牀

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魏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爲欺

君抗

黃山獄起崙民擬罪林矣

旨嚴　國嘆民等事狀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旂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犯拘獲到厰內、審得吳君實供係直隸徽州府欽縣人、招稱有未到官吳養春、家資巨萬、為富不仁、一面結交縉紳、霸占黃山、委令未到官男子吳用譽等、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逞其強霸、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烱煢有斷、人人怨恨、屢經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日惟有巡按御史駱駿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具疏造冊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朦蔽、至今仍舊公行霸占、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肇輿條陳採取黄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于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差未到官家人文節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曾携帶多金同到京城苗子街令在官男子吳蹇叔家投下密令蹇叔等爲其打點停寢採木

吉意吳蹇叔等將前銀收下遂同令在官男子程夢庚許應東應薦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住不行採取黄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令未到官男子吳邦寧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財物積有揭餘設立車藏專備黨中鄉官遇有患難之用

于天啓二年六月内奉
旨拆毁天下書院吳養春同未獲男子汪時循等不合不
遵
明旨乃立名色改爲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循在内看書
招聚朋党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方中允
本銀三十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允俱回徽州
遂將天津本銀俱付君賓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費
取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城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揚州
作鹽有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
子伏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　將七歲孤子嗣鵬酖死

希圖鯨吞家資數萬、有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澤彩計、
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將懷忿恨、吳榮開藉、
行至儀鎮　撞遇養春未到官人吳縱武等、竟將榮行李
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
未卜存亡、原藉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
端抗
吉情弊、吳榮不甘、情具告到撫、蒙將君實併吳蹇叔程夢
庚許應章應春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及審吳蹇
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參看得犯人胡君實等玩法神奸、
游手藉棍、走權要之門、若于巳家、止採取之令、誠如探物、

至于吳養春久覇山場獨專其利逞虐貽之素張小民吞
聲復錢神之有靈有司短舌故將奉
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招朋引類深懷不軌之謀播惡如
此亦何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君實等多方打點之力耳
欺
君抗
旨莫此為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者也除見獲違法
犯人胡君實吳燮叔程夢庚許應章應存芳培任厰監候
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寧汪時徵吳繼序吳
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有貴木庄銀數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臣未敢擅便奉

聖旨欵

君抗

旨久躙山場犯人吳君實吳蹇叔程夢庚許應京應存茅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譽吳邦桀汪時俶吳繼京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貴木庄銀數多并着撫按嚴拏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

太史該部知道○浙江巡撫潘汝禎題請建立魏忠賢生祠名之

時機匠張選沈尚文等倡議立生祠此小人常態固無足怪不謂堂堂冠裳亦溺于諂媚之私首倡疏請遂貽千古之羞良足醜矣祠額永固春秋祭享已占逆璫之不享也

黔督朱燮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李應升卒于獄○追虜

按應升英毅特達志大寡贊惟下帷讀書手不釋卷夙禀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蒞事頗誅鋤暴戾清術肖玉潤春溫廉名遠布官箴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疏糾劾權奸中救建言諸人逆璫愈怒誣奪而歸奉親教子杜禍不旋踵無端　詔獄一聞　駕帖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述亂方寸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徼　君恩得以生還慎勿哀念縣尹登門省身

就道登舟作賦觴馬吟詩每得句輒擊節自賞無悲愁慍慼之色逮至加刑時惟大呼　二祖　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不敢負　君父。或報　國。臣之分也。但覬恩未報烏烏之私于心慼然幸而有兒有孫是不乏奉養惟同寃諸人止存黃尊素相與忠懷談論古今忠臣孝子以遣日其奈監司敲朴過狠且羣奸欲速其斃拜應不免亡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兒手書誡子韻之一字一淚

按哈酋一族較諸酋黠甚黑炭等酋原勾引此酋盤據南山無日不思犯搶先曾犯卯來泉曾未深入亦未逕大創掠遊外牧放畜馬而去其志亦耆遂料合諸酋來犯甘鎮近堡此其志與不在小董鎮謂不一覩出創之必至枉遲內地其各營官軍亦感朝廷豢養之恩願捐軀以圖報効此董總兵親提大兵鏖戰於牛心山斬首四十餘顆可以凱旋矣來勝長驅再斬首二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不意雪雨暴至不能割級此一場血戰山河為之震動羌夷為之驚愕

南道羅萬爵止言罷稅。皇仁已普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人望關津爲樂境至帶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即着扣筭還民侵在吏書者不得復洒花戶元年以后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其新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揭冊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官駐扎前屯

南臺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附往陝西巡撫喬應甲候勅

下周啓元鎮撫獄

奴圖燒于
諸虜、
中國之利
也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表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蕪丧生平、着冠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稔行戕方、吴殿邦居鄉多事、橫叅公祖、立逐爭繡以快巳私、都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奴酋侵并西虜部落、

撫夷副將王牧民塘報、言訊奴任牧近來、于四月十七日間被奴酋兵圍昂奴扑奴火、妻子擄去、

又寧遠副將有轄塘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邊過河寇寧遠、以炒花發兵來助、行至養善木、遇奴兵殺死炒花任子煖兔路台吉、又有歹安兒相離煖路半日之地、有奴酋哨馬深至歹安兒營、奴衆被殺死五十餘名、活擒二名、獲達馬五十餘疋、奴大恨、復益精兵于二十五日辰時圍歹安兒營、歹安兒并妻逸出、部衆盡被殺死、炒花

亦跑過黃河北邊躲避虎兎諸酋會兵欲圖報仇

按歹安兒係炒花之子

○太常少卿趙興邦闕任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　監魏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俸二級

御史王業浩枚卜疏曰切惟方今

天下夷虜交訌黔蜀危困財匱帑空災頻灾[illegible]與思良相

上下同然茲

皇上

元輔臣之

請念政本之須以多賢共襄也

明旨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說
而處此謹條列五欵仰佐
採擇焉一曰求真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
之所近楊綰之清姚崇之畧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
德裕之式武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與不凡之品也
苟爲無品而據高位則覆餗貽殃負乘取誚羞黃扉而愧
白麻并辱
明命矣一曰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雒
下慰倉生之望而定四夷之心豈虛名之靡攝哉要亦實

經濟實品地之所蘊者深也自非然者奎裴公謹畫餅才猷徒藉口呂參政之雅量而遂來王新參之彈文負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曰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品猷業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一

君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製裁力錦而負重顛骨腕而致遠什萬斛之舟自非歷練之長年三老弗任也一曰化方隅夫宰相平章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業不光君枚卜而從方隅起見則真才真品又限于藩籬矣故東西南北之歧思不可

有也上

國退陬之成見不可域也立賢無方僉許臣各具虛公之

心蓋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隙亦求消此淸平之最上

義也一毀疑似自門戶之氣燄而不肖者蟻附一時

皇路諸臣半作背公死党之客幸

天淸日朗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閒有株連姤口所傳不

無顛倒使抱忠者負黑地之寃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茲咨訪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

公案洗濯與登庸並行而旁求之

睿念始愜耳凡此數款皆本我

皇上縈懷求賢之
盛心，并輔臣慇懃求友之至念，而願與在
廷諸臣廿矢赤忠，得人以仰報
明命，用以内安外攘 盛治而
奏大和也，臣愚冒昧妄瀆
宸嚴奉
聖旨，枚卜盛典，務要虚公，五款正是虚公處，即着依議行，
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為廠疏所糾參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賣法，全不知愧，而强詞餙辯，温國

奇執法台臣反爲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閑住劉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徙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候鎮撫司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廠璫言盜叛犯官李佺明與借用罷廢犯官李承恩以重貲營脫而與見同監之方震孺昔日同監之劉鐸謀畫御史溫閣許爲鐸同鄉同年曾求寬于紹徽司官程師楨李非聞馮上渠受賄賣情吏書史大仁等捺詐多贓